

戴傳賢的一生(五)

王成聖

西安事變首主討伐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張學良、楊虎城在西安堅持統帥，釀成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。

消息傳出，舉國惶惶。中樞召開緊急會議討論，歷數小時之久，沒有人敢於提出任何具體主張。於是戴傳賢起立發言，語驚四座，他力主討伐張

楊，決不搖移。戴傳賢在會場上義正詞嚴的大聲疾呼：「必須中央處置得法，委員長方可確保無虞！至於如何方為處置得法？必須使叛逆知中央威嚴，而後方能使其就範！」

說到這裡他忽然頓住，在滿場靜寂無聲中，望着軍政部長何應欽說：「萬一有意外，也祇有我們兩個做文武翁仲了！」

於是中樞決議，討伐令下。十三日後，張學良等囹於中央處理叛亂之嚴正果斷。復受蔣委員長偉大人格之感召，於十二月廿五日親送蔣委員長飛返南京，並且表示徹底悔悟，自首歸罪。

七七事變，抗戰爆發，戴傳賢恪遵中央命令，疏散西遷，他直待考試院全體人員都上了溯江而上的輪船，方在十一月十九日乘小轎車出發。先赴安徽休寧隆埠，拜謁休寧祖祠，把他所榮獲的勳章、大綬留在祖祠裏，再轉折江西、湖南、廣西、貴州而四川，十二月十日到重慶。抗戰

八年期間，考試、監察兩院所屬機關，都設在重慶上清寺陶園。在他撤離南京的前一天，熊克武、但懋辛、劉大元等國民黨老同志在他家裏有一個聚會，戴傳賢曾經放聲大哭的說：「抗戰必勝，可是匪勢必張。我們中國，將來內憂必甚於外患！」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三十八年大陸淪陷，戴傳賢的預言果然應驗了。

抗戰八年期間，二十七年他曾奉中央之命，深入西康北部的甘孜，代表中央致祭西藏班禪大師之喪，自四月十九日啓程，到九月二十六日方才返抵成都，往返歷時五個多月。其間他曾在途中被前導的劣馬踢傷了右足踝，醫治了兩個多星期，方克力疾再登行程。後來回到成都時，又請假調攝了五十多天。所以等他回重慶銷假治事時，已經是十二月六日了。

由於這一趟迢遙艱苦行程，消耗體力太多，兼以足踝受傷，失血不少，戴傳賢的健康情形，乃呈每況愈下，漸趨不支之勢。二十八年他告了兩個多月的病假，五月八日勉力前往國民政府，參加國父紀念週，竟然又在會場上暈倒。於是再請假到成都療養，在這一年之內，他多半都是在病榻上渡過，大部份的公務，也只有有病榻上處理。然而，他除開考試院院長的本職以外，二十八年一年中又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十一位常

務委員之一，以及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的講座。主講：「中國國民黨組織及歷次重要議決案」，與「國民政府下的法制」兩門很吃重的功課。更出任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。印度民黨領袖尼赫魯訪華，他又彈智竭慮的籌劃接待事宜，尼赫魯還特地去了一趟成都，和他作了一次長談。

此外，他還研究教科書的內容改進，向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了不少的意見，又着手編纂一部完備而精確的「廣漢縣志」。

二十九年秋，戴傳賢奉命代表中國國民黨訪問印度，他正摒擋待發，消息傳來，英國政府受日本之要挾，關閉滇緬公路，斷絕了我國大後方對外交通的唯一孔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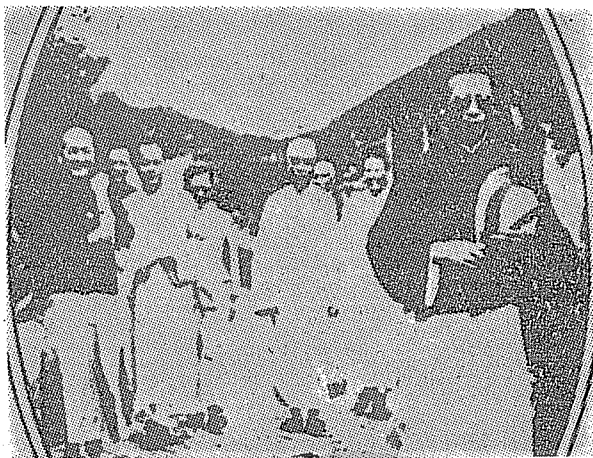
戴傳賢以個人的身份，立刻提出了嚴正的抗議，他正告英國人說：「滇緬公路一日不開放，本人就一日不成行。倘若今天能開放，那我明天就動身。」自此以後，英國官方一再促駕，戴傳賢則一再的置之不理。

公理正義終於戰勝了國際姑息逆流，英國在十月十八日宣佈開放滇緬公路。戴傳賢為實踐諾言，十月十九日便飛往仰光。

甘地之名戴氏所賜

訪印逾一月，往返二萬里，戴傳賢眼見印度靈山祇園，迦羅羅衛、竺斯娜、娜難陀諸聖地，只剩一片荒煙蔓草，斷垣殘瓦。念及去聖時遙，弘法無人，正法淨戒，與時同衰。於是他深深的為古印度佛國傷心哀悼，在金剛窟裏：五體投地，失聲大哭。中國國民黨代表戴傳賢的這一場大哭，震撼了古印度的每一個階層，自王室貴族，以迄平民賤民。

全印度的每一個人，革命領袖，曠代文豪，……全都懷着慚愧歎疚的心情，至高無上的敬



民國二十年七月六日，考試院在南京舉行第一次高等考試，主考官兼典試委員長戴傳賢（左第一人）與各典試委員入場時留影。

誠。在謔予中國賢哲戴傳賢以由衷熱烈的歡迎。東方唯一的諾貝爾獎得主，詩翁泰戈爾八十歲了，大病方癒，益現清癯，可是他却力疾而起，親赴加爾各答，拜會戴傳賢——這位早在民前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即已將泰戈爾詩作，譯載於上海天鐸報，首次獻諸於中國人之前的中國國民黨代表，全印度人之友。戴、泰歡晤後，泰戈爾又殷殷邀請戴傳賢到他的尼克坦大學校長寓所作客。

印度國父，聖雄甘地，他那個響亮的中譯名字——「甘地」就是戴傳賢取的。現在的人很少能够明瞭甘地這個中譯名字的意義了，甘地原名（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），是戴傳賢在民國八年即已開始譯他的著作，刊載於「建設月刊」和「星期評論」，並且將他的名字譯作甘地。在戴傳賢的原意，係指甘地的生平志業，與大願地藏王菩薩一般無二，都是甘心下地獄，以救度衆生的。甘地這一個中式名字實在是譯得太好了，乃使甘地的聖雄之名傳遍全球，尤為我國民衆家喻戶曉的一位聖哲英雄人物。

印度聖雄甘地，對戴傳賢其人，自是久已心儀，而且頗為感激的。於是戴傳賢訪印，甘地便顯得格外興奮。不但親赴孟買歡迎，尚且將戴傳賢迎到他家，相與盤桓了三天，三天之內兩人同出同進，充份表現出他們的深相契合。就印度人心目之中的聖雄甘地言，這是任何人所無從獲致的禮敬與榮寵。

甘地的衣鉢弟子尼赫魯時正繫獄，戴傳賢和他在成都曾有一度盤桓，也是志同道合、相見恨晚的一對國際好友。戴傳賢充份表現了東方賢哲

的崇法務實風度，他尊重印度統治者大英帝國的法治，不曾親往獄中慰問尼赫魯。可是他却特地到尼赫魯的家中拜訪，和尼赫魯的弟弟、妹妹，兩個兒子晤談，「最難風雨故人來」，何況戴傳賢還是大英帝國懇邀而來的中國國民黨代表。印度獨立運動首領：甘地、尼赫魯等，以至印度國民，對於中國國民黨特使戴傳賢的這一份珍貴的友誼，不用說是銘感五內，歷久難忘的。

因此，印度各地民衆熱烈歡迎戴傳賢，執禮之恭，待遇之隆、友愛之摯，儀典之盛，唯有唐代玄奘法師訪印所受到的禮遇差堪比擬。當印度一年一次「摩訶菩提大會」在印度波羅尼市舉行，全球十六個國家推選代表與會，大會竟選戴傳賢為主席，會後還舉行盛大遊行，用白象、駿馬列隊，作戴傳賢的前導，戴傳賢在遊行時獲得波羅尼市市民及外賓震耳欲聾的歡呼，盛況堪稱空前。

摩訶是梵語「大」字，菩提近代譯為「正覺」，摩訶菩提年會係屬印度一年一度的盛典。波羅尼市距離鹿苑只有數里之遙，鹿苑便是釋迦牟尼佛得道以後，講「四諦法」，度陳情如等五比丘的地方，也是古印度波羅乃國的首都。鹿苑有五比丘塔，南洋的善男信女，曾經建造一座中華寺。戴傳賢到寺瞻禮，便捐助了兩座福舍，種植菩提樹五百株，留作永久的紀念。

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戴傳賢結束收穫重大的訪印行，由加爾各答啓程，二十四日始飛抵重慶。可是由於印度氣候炎熱潮濕，使戴傳賢又告病發，週身疼痛難耐，苦不堪言。這一次是由

一位華僑醫師林子鶴爲他診治，一劑止痛，三劑霍然病癒，前後歷時僅四天，從此，戴傳賢深信中醫中藥有功效了。

夫人年長尊之如姐

抗戰時期，自戰區遷往四川的人，由於水土不服，絕大多數得過瘧疾，戴傳賢身體很弱，他自民國三十年五月開始爲瘧所苦，六月中他請假回成都養病，因爲敵機轟炸頻仍，幾乎天天都發警報。他便避往成都郊外黃太夫人的墓園，常常抱病躺在新掘的避彈壕中，天氣酷熱，日光與濕氣交侵，使戴傳賢病魔纏身，痛苦不堪，瘧疾，阿米巴赤痢，流行性感胃，左臂關節痛，每次發作時俱爲椎心刺骨，左臂無法抬起。戴傳賢很怕自己會成殘廢，幾次三番的又起輕生之念。幸而十一月初林子鶴醫師又自僑居地來渝，戴傳賢在林醫師的悉心診治之下，病勢漸漸的減輕。三十一年初稍見痊可。三月以後又時發時癒，八月他又力疾召開中印學會，選出理事長蔡元培、監事長戴傳賢。九月十五日，方於五月間冒險離滬，改裝易服歷盡艱辛抵達重慶的鈕夫人，驟然以腦溢血逝世，使戴傳賢受到莫大的打擊。戴傳賢與鈕夫人同爲革命志士，締婚於艱難憂患之際，數十年艱辛共嚐，夫妻伉儷情深，在國民黨同志中傳爲無數佳話，鈕夫人比戴傳賢大四歲，戴傳賢對她終生敬之如姊，平時也喊她姐姐。

民二癸丑革命後，國民黨同志在袁世凱緹騎四出，兇手密佈之下，處境甚危，即行動亦不得自由。鈕夫人則諳滬語日語，在上海親朋故舊尤多

，許多冒險犯難的聯絡和庶務工作，大都由她担任。並且負責往來東京與上海之間，爲中山先生與國內幹部同志任聯絡，由而贏得同志的一致敬仰；自中山先生以次，也都尊稱她爲姐姐。但是她却始終不願担任正式職務。有一次，同志公推她出任要職，她却徵得同志同意，將同志們所投給她的票，轉而投給居正，居然也獲得一致通過。

戴傳賢口才極佳，既富於義理，記憶力尤強，所以每次發起言來，率皆議論風生，滔滔不絕，鈕夫人深以他多言傷神爲慮，經常加以規勸。戴傳賢也每以鈕夫人一語而輒止。倘若戴傳賢接見賓客，談起天來如長江大河，一發而不可收，鈕夫人當着賓客的面，不便出而阻止，她便和戴傳賢約定一個暗號，在隣室搖鈴，戴傳賢一聽鈴聲便會將長篇大論刹車打住。因此，某次中央集會，戴傳賢發言又超過時間，胡漢民正任主席，便藉鈕夫人的間令，對他高聲說道：

「季陶，你姐姐來了！」

鈕夫人之逝，戴傳賢痛哭之際，曾揮淚作「蓮花鄔波斯迦信進姻緣紀略」一文，記述她的生平，一字一淚，文情並茂，特予附錄如次：

悼亡之文一字一淚

「鈕夫人有恆，湖州烏程人，先岳父鈕承聰珉江廣文先生之第三女，於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六月四日，生於原籍西門理德堂。民國三十一年壬午，倭據上海，是年四月，經浙江贛湘桂黔來重慶。夫人病血壓過高十餘年，到重慶未久，遂以腦溢血病，卒於官邸。當二十六年八月，倭寇

大舉來侵，夫人適在滬，京滬交通隔絕，十一月政府西遷，無法赴渝，遂自製裝殮衣衾悉備，離滬時，均攜以行，夫人素善日語，二十六年後，常衣僧衣，自上海過錢塘，經倭兵哨地凡十二處，每遇哨兵，必以十善道開示之，勸其無殺戮燒夷，造無間業，倭兵見夫人相好端嚴，法門高峻，勸教誠懇，語意柔善，皆唯唯聽訓，護送過哨地。至金華，余派往之警衛隊長，始得相見，以後沿途軍政長官皆舊知，一路安善，至貴陽，余子安國偕媳往迎，兩日而安抵陪都。不意相聚僅四月，遂溘然長逝，悲夫。夫人本名浩，字養吾，生有慧根，七歲即發心修覺道，中夜起坐園中大樹下，念般若心經，如是數年，自感頂光，十七歲決志出家，往南潯依塔院老尼，鄔波斯迦與沙彌尼行並修。母高太夫人思之切，命其兄庸堂往潯苦勸之，時龐氏創濶溪女學，乃肄業焉。秋瑾女士從日本留學歸，亦教授於此，夫人與秋女士頗相得，往來密於他生，徐秋獄起，夫人始潛回湖州，易名有恆，入吳興女學，己酉夏，以第一名卒業。是冬授教於上海之吳興女學，翌年與余定婚辛亥春成婚禮，自是與余同患難。十八年以後，發心茹素，二十年受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灌頂法後，過午不食。凡遇天災人禍，衆生遭厄，無不竭其力之所能，從事救濟，長江黃河諸省，受夫人之惠者甚多，而從未嘗有一言自伐，蓋以此爲有力者所應爲，不足稱爲功德也。二十年受灌頂於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，法名蓮花金剛，二十五年重受滿分五戒於寶華山之隆昌寺。自二十年起，於朝暮功課外，發心拜經，一字一拜



科孫起右、(中)人夫蔣賓貴禮典幕開大國憲行席出日九廿月三年七十三
魯鄒為一人第左，賢傳戴後、人夫其暨

，曾畢業者，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，妙蓮法花經，阿彌陀經，地藏菩薩本願經，華嚴經，藥師琉璃光王佛本願功德經等，蓋近百卷，而其慧解，亦即從至誠禮拜，與持八關齋戒中生。病篤之前一刻，自書「十念圓成佛果現，三心頓了妙蓮開」一聯，粘於育德齋之壁，遂不再語。此十四字為夫人之最後說偈，亦惟此十四字足稱夫人之德，惟夫人之根行有足述者，因略記之。至於苦難期中，致力革命機要工作，以及為總理効力等，斯皆世間因果之事，辛亥革命以來，夫人即不以此等事為功業，僅以為事所應作，亦以為四攝法中同事戒之所宜持者，故余不欲鋪敘之，以背乎夫人之志也。」

心臟衰竭哲人其妻

鈕夫人之喪，使戴傳賢過度感傷，原已孱弱的身軀，益更不支，他曾連續告假在花岩華嚴寺養病三個月。在病假期中，他還以悲天憫人的襟懷，發起浙災籌賑會，全活浙境災民無算。並且和國府主席林森、黨元老陳謨士、屈映光、張繼等虔邀一百另二歲的南雲老人虛雲法師，自廣東遠赴重慶，主持護國息災大悲道場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死難及遭難者祈福，那是抗戰時期陪都重慶的一項盛舉。

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戴傳賢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方始復員還都的，當時他的病勢頗劇，上下飛機都得有人扶掖，抵南京後下榻待賢館，臥床一個多月，始克下床行走。國府蔣主席對他的病況非常關懷，曾經邀他到廬山避暑。

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於三十六年三月開會時，戴傳賢又一次的在會場當眾暈倒，六月後又復服食安眠藥過量，險些不起。自此，戴傳賢每在深山叢林養病，持齋禮佛，直到病體稍復時，再到南京一段時期。十二月十四日印度大學贈予他文學博士學位，他也因病不克參加典禮。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他以浙江吳縣選出的國大代表身份，出席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會議。四月十九日，蔣公膺選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，戴傳賢首即提出辭職療病的請求。六月五日，總統特任戴傳賢為國史館館長，考試院院長一職，則由前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繼任。七月十日，他曾慨乎言之的向他左右人士說：

「自十四年受任國府委員，十七年兼考試院長，歷年未替。任事之長，並世無兩。反躬自省，學行不成，功業無稱。其於國於世稍有補益者，惟十六年在中山大學，設置東方民族學院，電西康劉禹九總司令招生。第一期生到京時，改計在黨務學校設西康班。自後第二期生到京，青海、新疆聞風來學者連續不斷。中間一訪青海，一訪甘孜，一訪印度。又自十七年始，南起滇邊，西及阿里，西北至大磧四週，天山南北，北至內外蒙古，遠來比丘，住京大士，皆竭誠盡敬，供養問學。蒙王藏貴，則視其位行，如禮接待。其慕風向化，來學青年，皆供給住宿衣食，為之妥籌入學之方。二十年間，邊疆組成小康之局。除此數事，竟無可以自慰之情。考銓制度之建立，距離理想甚遠，現有規模，卑不足道。今幸得遂抗戰前十上辭呈，近年來數次乞退之願，藉



章、梯雲白起右。影合表代大國疆邊份部與科孫備賢傳戴月三年七十三國民
。賢傳戴、人夫孫、科孫、嘉

可專心療疾。但以世風日下，國事日艱，衰病之身，毫無所補，每一念及，輒深惶汗！」

這一段自述，

確為戴傳賢出自肺腑之語。他自民國十七年從政，出任考試院院長，以迄三十七年，垂二十年之久。但是他所引為自慰的，厥在多年以來對於邊政之建樹，尤在於培植邊疆子弟，西康青年，以十年的努力，使「邊疆粗成小康之局」，以至於而今而後，邊疆同胞向心力之強厚，戴傳賢確是功不可沒的。

戴傳賢哲人其妻，時在大陸局勢逆轉，紅流氾濫期間。先是，他在卸任考試院院長後，即遷入他在南京孝

園所築的孝廬。九月上旬病痛驟發；又服食安眠藥逾量，昏迷不省人事，香烟頭掉在床褥上，險些發生火災。後來空軍官學校長胡偉克，把他接到杭州寬橋小住，眠食俱已恢復正常，可是他又想家；胡偉克乃親自駕機送他返京，十二月間，又發生了一次服藥逾量，出生入死的險遇。及至樞府選繼，廣東省主席宋子文，屢請入粵，戴傳賢延至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方始攜眷而往。先在迎賓館下榻，後則移居東園招待所，平時不大出門，宿疾則時發時愈，二月初，他堅持要回四川去，長公子戴安國已經給他準備好了專機，偏偏連日氣候惡劣，無法起飛。二月十二日晨間，從者不聞聲息，頗為詫異，舉開蚊帳一看，發現戴傳賢面色不對，連忙延醫診治，到下午辰時，竟以心臟過度衰弱，溘然長逝。那時候，國民黨中央黨部業已遷抵廣州，遂組織治喪會，舉行殯殮禮，二月十六日，公子戴安國運靈柩直飛成都，三月十二日，總統明令國葬，四月三日，與鈕夫人耐葬於成都城外西環子巷黃太夫人墳塋。

才氣縱橫，筆挾風雷的戴傳賢，一生洋溢著過人的才華，與輝煌的事跡。他兩歲識字，四歲啓蒙，六歲入塾，十六歲東渡日本深造，二十三歲任 中山先生記室，二十八歲任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，三十五歲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、中宣部長，三十七歲任中山大學校長，三十九歲任考試院院長，以迄五十九歲，而在六十歲之年病逝。大半生苦於病魔纏身，幾瀕於殆，卒能有這麼多的成就，可謂為現代中國一位了不起的傳奇人物了。

三十年前時親教益

戴傳賢自辛亥革命以來，即為國民黨核心人物之一，在黨國元老中，地位相當的崇高。由於他位居衝要，閱歷闊富，所流傳下來的珍聞秘笈非常之多。其中膾炙人口，早年曾經傳誦一時者，如故副總統陳辭修（誠）將軍於抗戰初起之際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，某次往訪戴氏，專誠面請教益，戴氏知陳將軍發乎至誠，亦出之以肺腑之言，肫摯之心，諄諄為告陳將軍說：

「你現在是大將，大將應有大將風度。大將要多讀書，重修養多研究。」

當時，陳將軍敬謹受教，連聲是是。自此益更博覽羣籍，謙恭下士，對於戴氏的諄諄教言，尤能記憶不忘。戴氏之愛護同志，善盡言責，陳將軍之敬老尊賢虛懷若谷，那都是常人所無法企及的，因而被傳為一時佳話。

抗戰中期，筆者就讀重慶沙坪壩中大，因為敬恭桑梓，難免要為邊疆同胞多寫文章，辦刊物物說說話。戴傳賢時為考試院長，他一向重視邊政，愛護邊疆同胞，筆者乃能以一在學學生而承顏接詞，時親教益，不能說不是一大幸事。所以筆者對戴氏既然素所心儀，於其一言一行，莫不密切注意。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，行憲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總統、副總統，角逐副總統一席者有孫科、于右任、李宗仁、程潛、莫德惠、徐溥霖六位，以孫科、李宗仁、程潛勢相頡頏，競爭激烈。戴傳賢以孫中山先生記室，黨國元老，毅然出馬為中山先生哲嗣孫科助陣，益使孫科聲勢為之不振。

當時筆者因承戴氏之囑聯繫邊疆代表，因某些省區當局，陰助李宗仁、程潛，威脅利誘，迫少數民族代表投票支持李宗仁或程潛。因此邊疆代表應邀晤見孫科、戴傳賢頗為各方矚目，茶會中孫戴二氏殷殷待客，出語懇摯，令人如沐春風。邊疆代表敬重戴氏，一以貫之，不僅表示唯戴氏之命是聽，一致投票支持孫科，尚且熱烈要求當場推舉代表「看」票，以昭大信。孫科連忙謙稱不必，表示他絕對相信大家助陣的誠意。但是邊疆代表熱情洋溢，真誠坦率，唯恐有人誤會他們仍然受到地方長官的壓力，對孫科所作的承諾不克實現。於是孫科一再遜謝，諸國代表堅持力請。一時氣氛頗形僵窘，這時候，戴氏又挺身而出，一語解圍，他含笑的說：

「祕密投票是憲法給你們的權利，自願公開投票，以示負責更是你們諸位的自由。不過，憲法保障於先，孫先生對諸位的熱烈支持堅信不移於後，諸位似乎可以不必堅持公開「看」票了。」

一語既出，舉座竊服，這是筆者親眼目擊的一幕，先聲風範，至今猶在眼前。其後副總統選舉揭曉，李宗仁以少數票領先，遂有往後和談、總統引退、代總統棄職潛逃，大陸迅告變色之出現。及今回思戴氏為孫科助選的奔走努力，篤實光輝，倘若當時許多顯要都如戴氏平日善待邊疆同胞助選有成，孫科必然當選，不讓李宗仁蹈虛趁隙，遽登高位，三十八九年間的局面，也許不會演變成那麼樣的紊亂，言念及此，不勝慨然。老成謀國，一絲不苟，更令人懷念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，農曆正月十五日在廣州逝世的黨國元老。

戴傳賢先生了。

戴傳賢先生國學造詣極深，但是他曾主張行文白話，求其通俗易解。尤主史筆不避其諱，垂書其名，用意在於突破時空限制，流傳久遠，垂諸不朽。筆者多方搜集資料，以一片誠敬之心，完成這一篇「戴傳賢的一生」，誠未敢奢望此為不朽之作，祇尊重戴傳賢先生之所主張，全篇直稱戴傳賢之名，而未加尊稱，非筆者敢於托大。謹於文末附綴數言，敬祈戴先生友好鑒諒。

胡格金台著

苦辣酸甜的農家

本書係敘述一位臺籍青年，被迫加入日本侵華戰役，因痛恨日軍暴行，伺機脫逃，加入我方地下工作，日本投降後返台，由佃農變為自耕農，努力農業發展，故事曲折，情節動人，定價台幣叁拾元。

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

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